

浅谈萍乡莲花落的音乐及其改革

文/郭建辉

[摘要] 萍乡莲花落作为舞台演出的一种民间说唱,开始实在很不成熟的。它的音乐除拖腔部分外,基本上是随语言声调变化而变化的。则显得平直、单调,很难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和人物情节较复杂的段子,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首要任务则是从音乐入手,丰富它的表现手段,彻底改变那种音乐上原始的、即兴发挥的状况,使更多的人能够较快地掌握它。笔者通过对萍乡莲花落传承人之一萍乡著名老艺术家宋华铿的采访,粗略地谈谈他对萍乡莲花落的改革。

关键词: 萍乡 莲花落 宋华铿 改革

引言: 萍乡莲花落,又称打莲花,是一种流传甚广的民间说唱音乐。日前活跃在舞台上的萍乡莲花落是我市业余音乐、曲艺工作者挖掘、整理、加工而成的。一九七八年萍乡莲花落《程昌仁月夜除内奸》首次登上省城舞台,在民间艺术调演大会上获得较高的评价。八〇年六月,《少奇同志一身是胆》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部分省、市农民业余艺术调演。八二年元月《少奇同志拜新年》赴省演出,同年八月底,《老侨胞认女记》在省委对台办举行的对台宣传文艺、图片评稿会上被一致公认为优秀节目。萍乡莲花落之所以得到如此盛誉,除了文字创作、演唱艺术、表演形式的等诸多因素外,它的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新奇别致的音乐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经萍乡市文化部门的申请,萍乡莲花落已经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

下面就萍乡老艺术家宋华铿在《少奇同志拜新年》(下简称《拜年》)这一曲目中进行的音乐改革尝试,谈谈其改革的特点和作法。

一、突出风格,保持地方特色

萍乡莲花落的风格和特色是:说唱结合完美,拖腔新奇、别致,演唱高亢、明亮。改革必须保持和发展这种原始的风格和特色。

根据萍乡赤山老艺人肖云胜的说唱录音分析它的调式调性是G商五声调式旋律音阶构成。说唱部分大多在高音区进行,如果将他的演唱照搬照学,且不说一般的演唱者因其调高不能胜任,就算少数能唱上去的演员来说,唱出来也只能是给人一种以曲“高”而“俗”的感受,吃力的演唱是绝对不能产生美的效果的。因此,必须将肖氏的莲花落进行降调处理。然而,

这种给人印象深刻的下行拖腔音乐又会因为降调而大为逊色——这便是宋老进行改革尝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的做法是开篇数说部分完全旋律化以形成基本固定的曲牌,并且要以它高亢、明亮、新奇、自然的风格与特色来抓住听众。给听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旋律技法上,宋老将整个莲花落定调为E宫加清角六声调式,比原来降低了小三度。他刻意加强高音区的音型设计,并采用了肖氏演唱的另一个说唱曲目《王氏教女》中的音乐素材和拖腔设计出《拜年》的开篇曲,以求得音乐高亢、热烈、粗犷、明亮的效果。

从整体来讲,《拜年》开头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商调式音乐,风味没有变。而拖腔转换成宫调式的结尾,与前面有了调式调性的对比,给人以更新奇、别致的感觉,在篇幅上又有加强和发展。通过演唱实践以及电台的播放,《拜年》很快就在群众中流行起来,宋老的改革因此获得巨大的成功!

二、立足本地,注重兼收并蓄

萍乡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安源煤矿的早年开发等诸多因素,它的音乐受外县、外省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如果说强调地方特色的纯真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对外一律采取排斥或虚无的态度,那么发展便是一句空话。宋老是主张广蓄并收的“拿来主义”的。因此,他不怕“受影响”。假如这些影响是好的影响,这决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认真地追根溯源,一定要把它划到别省、别专区、别县呢?这究竟是发展、扩大这地区的音乐艺术和它的风格呢?还是收缩和压小这地区的音乐艺术和它的风格的发展呢?基于这种认识,宋老在《拜年》中,设计表现低沉、悲感的“抒板”音乐上冒了点“风险”作了大胆的尝试;抒板音乐在调式和调性上与原来的数说音乐保持了一致,音乐素材没有囿于本地却与语言十分吻合,而且有意选择“人臣”或“中东”韵辙的歌词进行音乐设计,采用颇有名望的“邓氏鼻音哼鸣演唱法”演唱(注),这样就会加强和突出萍乡地方音乐的风格和特色。

在萍乡莲花落原来拖腔的前提下,宋老还设计了两个颇有感情色彩的拖腔,它们既是由“开篇曲”和“抒板”派生的,却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前者新颖别致、高昂、热烈;后者流畅、

亲切、深沉、恳切。《拜年》中有一段道白:“他就是大名鼎鼎、一身是胆的刘少奇,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带头人!”为了强调“带头人”的份量,宋老则运用了开篇曲的音调,当刘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大魁不要蛮干时,他就运用“抒板”的基调。三个拖腔的交替使用,使萍乡莲花落在音乐上的色彩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

三、学习传统,逐步形成程式

肖氏莲花落曲目除了开篇以及固定的一段一拖腔外,基本上是上板数说,变化不大,听久了使人以呆板、割裂的感觉。为了改变这一点,宋老就想到了说书人手中的“惊堂木”,它的运用虽然不多,但往往在关键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感情上讲,它能起到早上启下的作用;从气氛上来讲,它能起震人耳目的烘托作用;从节奏上讲,它能起急缓错落的转折作用。在众多的说唱曲艺中,类似说书中“惊堂木”式的“帽子头”音乐也是不乏其例的。这种传统的表现手法在音乐上的运用对于萍乡莲花落来讲,也是可以具备的。只有首先在音乐表现手段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曲牌,使其逐步程式化,才能自立于艺术之百花园中。前面陈述的开篇、抒板、拖腔等的设计和运用正是宋老朝着这个方向进步的尝试。“帽子头”音乐的设计以及运用就说明了这种尝试是可以行通的。

总之,在萍乡莲花落《拜年》的音乐方面,宋老着实做了一些探索。他改创出来的作品多次在市属厂矿、公社、乡镇演出,从效果来看这种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宋老说:《拜年》的音乐还是不够完善,离创立自己的,被群众所接受的程式尚有一定的距离,有待于进一步努力,更期待萍乡的年轻的民间音乐工作者能继承老一辈艺人的事业,不断丰富萍乡莲花落的音乐素材使它形成程式,把萍乡莲花落推向世界舞台!①

参考:

李凌 《音乐杂谈,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的关系》

注:邓氏鼻音哼鸣法,即萍乡市地方剧团邓小岩老师的演唱法,他独具特色的鼻音演唱曾在《江西日报》和《文汇报》上作过专题介绍。

作者单位:江西萍乡高等专科学校